

總統 蔣公的教育哲學

崔載陽

目次	引言、三民主義教育哲學，	四、民生教育內容，	八、進步教育功能，
	一、教育哲學基礎，	五、立志教育本源，	九、救國教育目的
	二、全民教育對象，	六、合羣教育制度，	十、救人教育信仰
	三、力行教育原理，	七、實現教育型範，	結論、三民教育哲學主流。

引言、三民主義教育哲學

總統 蔣公有他的一種教育哲學。但因他是一個偉大的三民主義革命者，故其教育哲學亦即是一種偉大的三民主義革命教育哲學，亦可簡稱為三民主義教育哲學。

首先，蔣總統不僅著「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民十六年），「總理遺教六講」（二十四年）與「反共抗俄基本論」（四十一年）等書，深厚認識三民主義，與真誠信仰三民主義，而且著「三民主義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二十八年）、「中國之命運」（三十二年）與「三民主義的本質」（四十一年）等書，更能空前發揚三民主義，並奠定了領導全國思想的典範。

其次 蔣總統又是一位偉大的三民主義革命領導者，他不只努力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領導抗戰，剿滅共匪，進行了三次國民革命，而且著「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二十一年），「革命哲學的重要」（二十一年），「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四十四年）等書，完成創立救國、救人、救世的革命哲學，和創造、服務、奮鬥的革命人生觀，而被譽為「革命的導師」。

復次，蔣總統又是一個偉大的三民主義革命教育者，他不特創辦黃埔軍校，建立訓練團體，發展教育事業和進行許多社會教育運動，倡導許多革新進步的教育思想，而且還著「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二十一年），「為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二十四年），「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四十年）「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四十二年），發揚三民主義教育最重要的精義與體系。

(2)

最後，蔣總統當然也是一個三民主義革命的教育哲學者。現已有人發現 蔣總統曾在日記寫着：「假如有人要他填寫履歷，問他是做什麼的？」他老人家將要寫下「他是研究哲學的」這就因哲學原是窮理明德之學，要研究宇宙萬有之根源，與發揚人類天賦完善德性，從而包括人類智德、知行、心物、群己、內外、天人之種種崇高學問，哲學之研究最為重要。

然而 蔣總統不祇著「大學之道」（二十五年），「中庸要旨」（二十八年），「行的道理」（二十八年），「革命魂」與「民族正義」（三十九年）等書，均與教育哲學的思想有關，而且著「哲學與教育對青年之關係」（三十年），「革命教育的基礎」（四十三年），「反共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台灣為模範的要領」（四十五年），與「軍事教育的目的與宗旨」（五十二年）等等，都達教育哲學的最高境界。

因此，蔣總統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三民主義革命教育哲學者了。但是教育哲學究是一種什麼的學問呢？依 總統意，可以說：教育與哲學二者，相關極切而不可分離。哲學是教育的理論，教育是哲學的實踐，從而教育哲學就是哲學理論與教育實踐互為緊密結合的一種學問，亦即哲學之知與教育之行相互緊密關聯的一種學問。

進一步看，哲學與教育，和理論與實踐的正確關係，當以實驗的方法為關鍵。在教育內，理論上的對不對，實踐上如何做，只有從實驗來解決，教育者有了實驗的方法，就可將理論與實踐一同聯繫起來。如果能够解決問題，則理論可化為實踐，否則理論就要修改。但無論成功與失敗，理論與實踐，都要相輔相成，至其主要關鍵則在實驗。教育者應用哲學來指導行動，哲學者則賴教育來證明他的理論之效能，而所謂實驗當然就是力行。故 蔣總統的教育哲學當就是一種力行教育哲學。

當然，教育哲學所歸本之「力行」，除了是實驗而外，而且也是體驗，實驗與體驗二者之不同，即在實驗是對事物明真偽，而體驗是對人生謹善惡。實驗在物的觀察，假設、求證、與推廣，而體驗則在人生善惡利弊的直觀判斷，尤在將人比己，與推己及人。惟二者都是力行，這因我們有行為才有實驗，亦要有行為才有體驗。

最後，教育哲學之所以成為教育哲學，還不僅研究教育之由始至終的過程，澄清教育各種不同的用詞，調解教育之所常有的矛盾，與指出全部教育實施的藍圖。而且尤其重要的，即在研究救國立國的方針與方法。依 總統意，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之靈魂。因此在一般教育哲學之外，更應還有一種三民主義教育哲學之創立，才可供應我們建民國進大同的實踐需求。

因此，蔣總統的力行教育哲學，固有其人生的需求，也有其學術的根據。固有其教育行動來實現各種主張與計劃，亦有各種哲學（例如力行哲學與民生哲學等等）來做理論的基礎，使能完整地解決教育上的各根本問題。但是他的教育哲學不僅有完整的體系，而且也有一貫的主題。這種三民主義教育哲學的主題，就在「教育全民，力行民生，使能立志合群，實現進步，以達成救國家救人類」的最高理想，而使哲學理論與教育實踐二者融成一片。下文即將就此主題詳加解釋與宏揚。

一、教育哲學基礎

每種教育都應有哲學的基礎。在教育史上，從沒有一套完美的教育思想而沒有一種人生哲學，或一種社會哲學為基礎的。但蔣總統的教育思想似還更進一步，他的教育思想實同時兼具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兩種基礎，甚至兼具宇宙哲學與認識哲學兩種基礎。故他的教育思想之表現出來，也是倍覺生命流長，氣象宏遠。

蔣總統的人生哲學是怎樣的呢？他說過：「宇宙皆為行的範圍。」「宇宙與人生，無時不在行進之中。」「行就是人生。」「行亦與生俱來。」「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長成，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註一）

蔣總統這些話的重要性在它能清楚表明：人生由行而存在，「力行」是人生存在的根源。同時，人生由行而充實與提高，「力行」又是人生進步的根源。因此，力行哲學不僅是人生哲學，而且還是教育哲學。教育最要緊的精神就是不知而行，行以求知，與因知進行。故做學教合一的力行實是教育本質的一種重要依據。

這樣，由於力行，教育就與人生融合為一，而不分離了，但是人類力行究竟為的什麼呢？歸根到底，那還是為着「民生」，亦即為着「人類求生存」，故在「力行哲學」外，蔣總統教育哲學的另一基石可說就是「民生哲學」。

民生哲學究是什麼？民生哲學又與教育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當前必須理解的另一問題。蔣總統說：「總理的哲學就是民生哲學……總理的學術，乃攝取融合古今中外學術的精華，而發明三民主義，以民生為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所謂「民生為歷史的中心」，就是全部三民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我們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那一方面之努力，都應以三民主義為主要目標。」（註二）

蔣總統的前一段話表明民生哲學是什麼。民生哲學就是一種社會哲學，就是「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要以民生為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後一段話則表明民生也是教育的中心。雖然人類的食衣住行育樂不就包含教育的全部涵義，但不能說，這並不是教育的重心所在。

關於力行與民生二者的關係，最為重要。總統在「行的道理」中就會有過很清楚的提示。他說：「今後我們不注重哲學，不研究哲學而已，如要體認哲學，了解哲學，必須以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與知難行易的力行哲學為基礎，來觸類引伸，融會貫通，啓示青年以正確途徑……」。

因此，關於力行哲學與民生哲學二者在教育上的相輔相成，與融會貫通，那就至為明顯，而為總統教育哲學思想的最大

(4)

特色。

但總統的教育思想，由於他有力行哲學與民生哲學為基礎，不僅對教育的意義首先就有一新的看法，對教育的本質還更有深遠的提供，茲舉數例引述如下：

一、「教育的意義是什麼呢？就字義上分開來說，教就是教導，一、育就是養育，合起來講，教育就是一面教導一面養育，教和育是要兼行並施，才合乎教育的本義。」（註三）

二、「所謂教育，原係包括教與育兩件事而言。教是着重一切學術技能與做人的道理之傳授與實習而言，育是着重體魄精神道德和生活的保養與訓練而言。教與育雖然是兩件事，但是彼此有密切連帶關係，並須並重兼顧，同時實施，然後才算是完全的教育」。（註四）

我們現在要理解的是：總統這些教育的意義實與力行哲學和民生哲學二者有明顯發生的關係。「教」着重為學做人的傳授與學習，那不是基於力行哲學的概念上來說嗎？「育」是着重身心生活的保養與訓練，那也不是基於民生哲學的概念而來嗎？這樣無疑力行重德學傳習，民生重身心保養。

在蔣總統教育哲學思想上，教育的意義問題確是很精深的。但比教育意義更進一層的問題，就是教育的本質問題。依照總統「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那一有名的講詞來推究，教育之為教育的本質，似乎就是變化氣質。可以說，凡是能使學者變化氣質的行為，就是教育的行為，否則不能說是教育行為。「這就是教育的要務，莫非使學者能變化氣質」。

為什麼要變化氣質？就是要「革心」，關於這一點，在國父早就說過：「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自己從前不良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

依總統意，這就是教育的本質。這種變化氣質的教育本質，一方面在改善人心，提升人性，成為力行哲學的一種教育思想，他方面又在使人擔任當前的革命責任，完成艱鉅的革命事業，而為民生哲學的一種教育思想，那正是「合內外之道」的教育本質最高理論。也即三民主義心物合一哲學的最高應用。

「合內外之道」為人類學問的最高標準。也是教育的最高標準。總統說：「中國哲學指導我們『窮理盡性』。所謂窮理盡性，就是求天理與人性之合一，亦就是 總理在民族主義演講裏指示的：『把一個人從內發展到外，由一個人內治，推到天下為止。』……要知道正心誠意是內治功夫，修身、齊家、治國是外修的工夫。中國的哲學是以內治的工夫為外修工夫的根本，要統一道德和知識，溝通文化和政治……我們中國的學者把道德範圍的內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學』，把知識範圍的外修工作，叫做「經世之學」，而以兩者的均衡和統一，即「合內外之道」為學問的最高標準，也就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最高境界。」。

」（註五）但同時也可說是教育本質論的最高根據。

二、全民教育對象

蔣總統曾在「現代化的教育建設」講及教育的對象問題。現代化的教育意義，範圍更廣闊，關係更複雜，因而一切都不能不以「人」為中心。可以說「現代化的教育建設」，從始至終，都是以建「人」為中心的一種國家建設。而因教育對象是人，現代化教育建設的對象，就是建人，故亦就是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國民。

然究何謂「人」？何謂「中國人」？何謂「真正的中國人」？更何謂「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新國民」？再「如何培養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新國民」？這些確實甚為重要。總統對於這些問題都會先後清楚告訴我們。

依總統意，所謂人的建設，就是要培養人如何做人。「人如何做一個人，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要做這樣一個人，就要愛國家、孝父母、敬長上」。簡言之，「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人能知道做人的道理，如果不能知道做人的道理，便徒有「人」的形式，而無「人」的特質，便不能算一個人」（註七）。

進一步說，現代化的教育建設就是「中國人」的建設。「中國人」者，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即中華民國的主人翁。主人翁對於國家，應當要盡主人翁的責任，應當要愛護自己的國家，挽救自己的國家，……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使受我們領導的人都成為一個「人」，並且使他們知道是個「中國人」，對於國家應盡到做主人翁的一切責任？這個方法當然也不止一端，最重要的還是教育」。

再進一步說，現代化的教育建設更應該是一種「真正中國人」的教育建設。我們今後的教育，「簡單說一句，就是要造就他們成為「真正中國人」……從前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有許多儘管名目上是中國人，而一考其思想和精神，就沒有一些中國人的氣質。很痛心的說一句，簡直不知道他是那一國人。這些人既不明白本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地位的重要，也不尊重本國固有的德行，和立國精神的特點，更不知道做一個國民對於本國負有如何的責任……這樣的人，還配作中國人嗎？」？

因此，「中國國民，必須有中國人所固有的品格德行和精神，才可以算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換句話說，中國人不僅要以「中國」做為他的生命，而且要以「中國」為他的靈魂。所謂「靈魂」，就是「國魂」。這個「國魂」就是包括一切中國固有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道德思想，以及五千年來一切精神物質的創造和累積。作了中國人，一定要以中國國魂作為自己的靈魂，以中國國家的生命作為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中華民族子孫，才不愧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樣真正的中國人，才能够忠勇熱心的擔當中國的事業，建設真正獨立自由的中華民國」（註八）。

最後，現代化的教育建設，應為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新國民建設。「國民革命的第三期任務，自然是以爭取反攻復國勝利為

(6)

我們共同目標，只是在這同時，我們還有一個終極的目標，那就是復國的歷程中，進行建國的工作——使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畢其功於一役」（註九）。然而我們，要造成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就必有待培養三民主義的新國民。所以教育的最高目標，應當從樹立三民主義的共同信仰起，到造成新的國民，培養專門人才，建設新的中國，促進世界大同為止。但可痛心的是，「在教育方面，大家還不知道一切教育應以 總理遺教為基本課目，而使一般受教育的人，都能了解遺教而切實力行。因此現在教出來的學生，大都不成爲現代的國民。現代的新國民，也不能真正建立起來，甚至弄到現在這樣危亡的局勢。從今以後，我們一定竭力補救這個缺點」（註十）。

三、力行教育原理

依 總統意，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新國民之培養，當有一定的原理，而且更要以人類的知情意行爲起點，智仁勇誠爲過程，真善美聖爲理想，從而三民主義教育即應有德智體群四育之提倡。

首爲德育，德育就是「我們固有的民族德性教育」。「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而尤以仁愛爲中心」。「我們認爲民族的形成，雖有其他的物質各種的條件，但是我們倫理的力量，實大於其他物質的力量總和。這偉大力量的根源，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又以倫理道德爲其骨幹」。

次說智育，要着重運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來研究學問，或辦理事情。但主要的還是教人「窮理致知」。總統常說：「凡百事務都有他發生和存在的道理，我們做一事或用一物，更須探本求源，研究他發生和成立的諸原因，如此對於事物，才有清楚的認識，才能窮其性，然後才能盡其用。我們的智識始臻於完備。」

關於體育，是要鍛鍊強健的體魄。「一個最扼要的原則就是要和自然界日光、空氣、水這三件東西奮鬥」。總統說：「通常講到教育，總要包括德、智、體、群四育……但是照我們中國的情形看起來，這四育之中特別要注重體育……一個人如果體格不好，無論他有怎樣優良的德性，有怎樣豐富的智識，結果往往不能堅忍奮鬥，達成任務。現在我們一般學校，只要努力作育，不患德育和群育不能養成，更不患智育不發達。而只患體育太差，跟不上現代化的國家」。

最後，所謂群育，是訓練學生組織能力，增進團體協作的精神。總統說：「現代的時代，是二十世紀的時代，也就是團體生活的時代。我們做了這二十世紀的人，就要求適合團體的生活，要守團體的紀律和習慣。」更要研究 總統所謂「組織的原理和功效」由知而行，才能加強組織能力，增進團體協作精神。

德智體群四育是關係教育全面的，他們不僅涉及教育的對象和內容，而且涉及到教育的制度與目的。但因群育在能通人，

智育在於慎擇，德育在於行善，體育在能固執，故德智體群四育的最深意義與最大旨趣，就在培養人類擇善固執的誠。

然因誠乃行之蘊，無誠即無行。行乃誠之表，無行即無誠。故德智體群四育，歸根究底，就不離力行教育。人從行來，人向行去，人亦無時無地不在行中。因而三民主義的德智群體的教育建設，終歸就是行的教育建設。此所以知難行易的心理建設即應為現代化教育建設的根本。

由此進而說到力行與教育的關係，那就無疑更關密切。蔣總統在「總理遺教概要六講」中很清楚的說：「我們教育最要緊的精神貴在實行，不尚空談。換句話說，我們要實施『行的教育』，不要固守死的教育，就是要注重進取的教育，不要祇辦消極的教育……，我們今後的教育務須矯正過去的一切空疏、迂闊、文弱、頹廢、散漫的積習，養成活潑、進取、強毅、團結、力行的風氣，如此才能算是『行的教育』，才可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力，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

但如何實施行的教育，簡單說來，至少有三點可言：（一）由行而學，（二）由行而教，（三）由行而成。由行而學，包括「由行而知」與「由行而進」。由行而教，包括「以勸而教」與「以身而教」，最後由行而成，包括「有志竟成」與「成己成物」，這是力行與教育的基本問題。

但三民主義的根本原理，固有其力行的心性之學，也有其民生的經世之學。因此三民主義教育的根本原理有德智體群四育，也有倫理、民主、科學與生活四育。（註十一）

倫理建設最為重要。民族的思想是根於天性，與種性，所謂天性與種性就是倫理的根源，亦就是民族的基礎。「我們爲了充實生命的意義，進而至於國族的繁榮與發展，所以要以倫理來充實民族主義」。

關於倫理教育，至今仍感缺如。「倫理教育是我們擊敗共匪的重要武器，我們必須堅持這一民族精神，民族大義的武器，才能澈底消滅出賣國家民族的敵人——朱毛奸匪」。

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由與守法，亦是權利與義務。「自由獨立是我們的權利，守紀負責就是我們的義務」。「爲了要這個國家真正以民爲主，進而至於每一個人都能夠貢獻其能力以行主權在民之實，所以必須以民主來實踐民權主義」。

然而民主教育最重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人類惟能自由然後能有眞理的發明與發現。而共匪所稱新民主主義教育，則絕無教育自由之可言，故全是假民主，反民主。國父生時曾同意美儒所稱「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的話，現在我們就真應該以更多的民主去打擊假民主與反民主了。

真正的科學，其精神在求合理，求真實，而其方法乃在於澈底，在於精密。「爲了解決民生問題，進而至於「以裕民生」、「以充國力」，所以必須以科學精神和方法，來實踐科學的民生主義」。

我們的科學落後，故須急謀發展，迎頭趕上。我們近年對此項科學教育的努力，已甚顯著。惟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必須兼

(8)

容並顧，立國精神與科學學理必須融會貫通，然後民族文化與國家生命乃有百年不拔之基。

民國四十年九月，總統在「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講詞中提出倫理民主科學三個方針，為今後教育的標幟，同年十一月講「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時，更會補上一段話說：「我以為今日教育，要使他發生反共救國的效用，無論是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最要緊的是注重生活教育，必須使教育與生活打成一片」。從此生活教育的方針便日益加重而不能忽略。

由是我們必然理解三民主義的德智體群四育，以知情意行為起點，以智仁勇誠為過程，與以真善美堅為理想，這是屬於力行人生哲學的範圍。至於倫理民主科學與生活四育，以民族精神，自治習慣，勞動生產，和生活陶冶四者為歸趣，這是屬於民生社會哲學的範圍。

因此三民主義新國民教育的培養，顯有其極大的體系。既有德智體群四育為其最大方法，也有倫理民主科學生活四育為其最要內容、一知一行、相輔不離。然而德育與倫理貫通，群育與民主貫通，智育與科學貫通，體育與生活貫通，亦即力行教育與民生教育二者之貫通，故這對三民主義新國民的培養，當尤有無限的增益。

四、民生教育內容

何謂民生？總統在「反共抗俄基本論」說過：「人以其有限能力，而竟能超越一般動物，由野蠻進入文明，就是由於他有合群天性，融和民族……克服自然環境，開發自然資源，以維護其生存，促進其進步」。總統這段有關人群、生存、互助、進步的話，正好在義理方法中做「民生」解釋的最佳註腳。

我們可知：有了何種教育基礎與本質，就決定何種教育對象與原理，有了何種教育對象與原理，就決定何種教育教材與教法。總統對於民生教育內容（包括教材教法）曾有一種很獨特的提倡，那就是古代的六藝教育。在二十世紀時代何以提倡古代六藝教育的理由，總統也會詳細解釋。他說：「各位都知道中國古時基礎教育類目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實在是現代國民所必須具備的修養和技能，這是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照此種教育的主旨來實施教，才能培養受教者成為完全無缺的人。我們現在雖因時代的關係，不妨變通古時所教六藝的內容，但必須認定六藝是現代國民教育不可缺少的基本科目，尤其是達到教育軍事化的必要途徑，現在一般人對於六藝以為是古代的規定，不適用於現代，殊不知教育內容可因時代而異，但設教的主旨並無古今的不同。」（註十二）

因此六藝教育的思想，實為我國最優良的傳統教育思想之復興。這種教育固有德智體群四育的根據，同時也與倫理、民主、科學、生活四育融成一片。它的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埋想無論在人生哲學的教育思想中，或在社會哲學的教育思想中，都是最崇高的而切實的。

說到現代化的教育內容，總統曾經鄭重說明：「一部三民主義就是中國教育的教範，民族主義各講為中國文化與倫理教育的教範，民權主義各講為中國政治與法律教育的教範，民生主義各講為中國經濟與社會教育的教範。」因此，三民主義最根本科學為文化學、道德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與社會學，其中尤應以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為重要。這與三民主義的本質所謂「倫理、民主、科學」亦合符節。（註十三）

進一步言，三民主義不只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而且是有其一貫性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一貫性就是民生哲學，亦就是人類求生存，求生存互助與進步的哲學。「人類」包括人群原理，屬人類科學。「求生存」包括生命原理，屬自然科學。「求生存的互助」包括人類互助原理，屬社會科學。「求生存的進步」包括人類進步原理，屬人文科學。

因此從廣義言，三民主義的科學基礎包括以人類科學為中心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全部。同時三民主義與各種科學就完全結合和貫通起來，而且沒有一種科學能超出三民主義的一般範圍。

但蔣總統在「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一書中尚還有更深遠的說法。他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充實其真善美的有目的之生活，與有意義之生命。我以為人生乃就是有目的之生活，和有意義的生命，兩者配合，而成為整個的人生。這生活與生命如何能够充實的呢？那就決非只是物質一方面所能獲得解決的……而且人的物慾是無窮的，所以物質生活，即是如美國那樣的生活程度亦不能解決其人生真正的問題。這就可以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質以外，還有更重要更高尚的精神生活。這精神生活的本質就是生命所在。而且這生活是綿綿不息的，所謂「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而永不中斷，這才是我們人生中真善美的最高生命。」

蔣總統因此進一步說：「我們該要知道生命與生活的相互關係如何？我以為必先有了這樣最高生命，才能充實我們生活中至善、真實、美滿的高尚生活。這真善美的高尚生活，決不是單指自由康樂的精神生活而言。實在說，這就是我們民主主義所要求的生活目標。」當然亦就是民生教育的內容的生活目標了。

教育材料不離教育方法。總統對於教育材料固有獨特見解，對於教育方法也有很好心得。在他的意想中，教育方法，不但要「教」「育」並重，手腦並用，文武合一，術德兼修，而且「教」「學」「做」也應該合一，否則只學而不勞動，坐言而不起行，任你學問和理想如何好，也不相干。所以總統說：「大家要曉得，教育和勞動，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只學而不勞動，坐言而不起行，任你學問和理想如何好，也不相干。這樣學問就不是真正學問，所謂「教」「學」和「做」應該合一。而「勞動」「生產」「教育」實為不解的連環，而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把一般學生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精神……古今中外，凡是能成大功大業，無不習勤耐勞以自苦自勵的。」（註十四）

為了要求教、學、做合一起見，總統在「學生應利用暑假服務社會」講詞中，指示學生應注重實驗實習。如學工者必至

(10)

工廠實習，學農者必赴農場試驗，而法科學生尤應從事實際之社會工作。蓋必如此，然後可以獲得服務上之實際經驗，了解社會上之實際情況，並養成其精神上之必要修養，使與書本上之純理智識，互相印證，而融化貫通。亦必如此，一切學問才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乃能報效國家社會，而有所成就。

進一步說：教育方法上的做、學、教，即是知難行易過程中的不知而行，行而後知，與知而後行。教、學、做之合一，即學校中已知者的教師與後知者未知者的學生之合一。

教、學、做合一之目的在使學生由行而知，由知而行，即行即知，與即知即行。然而學生知行之能同時合一與推進，固有待於學生個人的努力，尤有賴於師生各人的相輔為用與協力進行。因此，教、學、做合一的方法，從根本看來，固極有力行哲學的意義與價值，同時也富有民生哲學的意義與價值。

五、立志教育本源

依蔣總統意，三民主義是要心理建設，而心理建設就是教育建設。蔣總統在講「總理遺教六講之結論」時說：「心理建設的工作就是教育建設」，他在「心理建設之要義」又說：「我們要用甚麼方法來完成這種心理建設的工作呢？這個方法，要詳細講，當然很多，總而言之，不能不靠教育，而教育的實施，無論軍隊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一定要因時地之宜，確定一個基本的方針，和久遠的規模，否則教育必難有其成效。」這話是很重要的。心理建設與教育建設，實是相輔以相成，與同條而共貫的。

但蔣總統在「中國之命運」裏還有更具體的說過：「心理建設的最大責任，尤在於全國中小學校的教師。因為中小學校教師乃是少年學生的德行、知識和體格的保傳，其影響於青年和未來的國民，比大學教授更深大。少年學生性情未定，知識尚淺，恰如一張白紙，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少年時代陷溺於頹廢或狂激的一途，則青年時代便不易受國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鑄。青年時代不能自愛自強，則壯年中年時代又如何能擔當國家建設復興的責任？所以國家的治亂，民族的存亡，繫於此多數教養中小學生的吃苦耐勞的「無名英雄」之手；必須此少年學生的保傳，自覺其掌握國家命脈的責任，在次一代國民裏面，播下國家生存民族獨立堅忍不拔的種子，使國家民族一二十年後，有接續不斷為國應用的器材」。

進一步說，心理建設雖則來自教育建設，而離開了知難行易的教育，也就無心理建設之可言。由此進而說到力行與教育的關係，那就無疑更關密切。前面曾引蔣總統在「總理遺教六講」中說：「我們教育最要緊的精神貴在實行，不尚空談。換句話說，我們要實施「行的教育」，不要固守死的教育，就是要注重進取的教育，不要祇辦消極的教育……，我們今後的教育務須矯正過去一切空疏、迂闊、文弱、頹廢、散漫的積習，養成活潑、進取、強毅、團結、力行的風氣，如此才能算是「行的

教育」，才可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力，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這是很重要的。

但蔣總統此處所說「行的教育」之行，與一般人所認識的行，大不相同。它一方面包括有孔孟的「篤行」主義，陽明的「致良知」哲學，國父的「知難行易」學說等等精義在內，乃是融會貫通三種學說的精華而創立的。此種新陳代謝和融小我於大我之革命人生觀，就是「革命教育的基礎」所在，亦就是「行的教育」基礎所在。

然力行教育又從何處來呢？那就是蔣總統說：「教育的要務，莫要於使學者能變化氣質，氣質所關係於革命道德，革命人格者，更是至深且鉅」。然為什麼要變化氣質？關於這一點，在總理早就說過：「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這所謂革除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性質，我們可以下一個轉語來說，就是變化氣質。」

又「什麼是應該變化的氣質。從前明代的哲學家劉念台，他又是一個大教育家，他說「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這所謂中立病，並非指着對黨派騎牆而言，乃是針對思想糊塗，不着邊際，依違兩可之間，就是指這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心理而言。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就失敗在這一般的「官僚」、「鄉愿」的氣味太深的人身上，我們今後如要大家回大陸，擔負革命責任，切不可再像過去那樣混沌模糊，悠悠忽忽的過去，我們必要改變這些以往的官僚習氣，無論何事，總要劈頭判個是非，辦個善惡，而決不能再學鄉愿自得了」。

至於變化氣質的入手要道，我以為莫如朱子所說「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又說「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我們要大家有所不爲，然後始能有所爲。有所不爲，就是「知恥」，有所爲，就是「革命」。總之，變化氣質，是我們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堅定革命志節的起點。」

但最後要指出的，就是想變化氣質而能有成，還先要立志。總統在「民族正氣」中很清楚的說：「在今日的環境中，立志的緊要，是以任何工作更為迫切了。……無論古今中外，凡是成大事的人，必先要立大志。立了大志，方能做大事，成大業，立大功。何況今日的革命，是空前絕後的事業，真是驚天動地旋轉乾坤的大事，更非立志不可。」

蔣總統又說：「總理說：『有志竟成』。怎麼樣的東西叫做志，古人的解釋「心之所之」謂之志；就是所謂「專心致志」「凝神壹志」和「射之有志」即「射者於的」。可知志的意義，凡對於這一件事，其内心能够純一不雜的，貫澈始終的纔能謂之志。而且其志必有目的的，有意義的，是持久的，是完整的，就是古人所謂「志於道」「志於仁」的志，方得稱為大志。換句話說，這志不是片斷的，亦不是局部的，尤其不是為私而是為公，不是為我而是為人，這就是可大可久的大志。這樣大志，就是我們為國家為人民為主義的革命大志。」

蔣總統更說：「我們大家是革命黨的同志，必須大家明白這個革命之志的道理，就是必須大家志同道合，向共同的目的，

(12)

共同的主義，始終如一，生死不渝的，同患難共生死到底，方不失爲一個革命黨員，亦不愧爲一個革命同志。」

「所以立志的意思，就是要堅定、要忍耐、要持久、要有恆，不會隨一時的利害所動搖。。。因之孟子說「持志」。他的意思說，僅是立志還是不够，必須要持志；就是要將所立之志，持之有恆，如爐鍊丹，如雞孵卵的一樣，時時刻刻要抱持着而不能喪失，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終身之痛。如果立志能如此堅定不移，那其效果之大，乃可「射石飲羽」，就是「志之所向，金石爲開」。必須這樣，其志乃能有爲有守，亦就可大可久，而後纔能有志竟成了。」故教育應先教人立志，最爲重要了。

六、合羣教育制度

每一主義都必有其中心思想或基本原理。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或基本原理就是民生、或人類求生存的互助與進步。

故 國父屢次昭示我們：「合作互助，生存之本」和「人類求生存，物種亦求生存，惟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然而人類求生存爲何要以互助爲原則呢？同時，人類互助的教育，又究有什麼的類別和內容呢？對這問題，蔣總統就有很高的見解。他認互助就是合羣，人類生活決不能離群而單獨生活，人類無論是出生成長，或是成家立業，都要合羣互助。而脫離分工合作的社會，那就不只將一事無成，而且也沒有生存的可能。

但依 蔣總統意，人類從生存鬥爭到生存互助，實有極高深的教育意義：(一)從生存互助說到人性之起源，就有利己論與利他論的教育問題。尤有關自動與被動的訓育制度問題。(二)從生存互助說到社會之成長，就有個人本位論與社會本位論的教育問題。尤有關學校與全民的教育制度問題。(三)再從生存互助說到人類之進化，亦就有和平論與鬥爭論的教育問題。尤有關守常與應變的教育行政方針及其制度問題。下文即在根據 總統的看法，分別說明這些教育問題。

他會研究利他教育與利己教育應該怎樣進行。關於前者，蔣總統在「立志爲學與服務」一講中曾說：「我們要做人必先助人，惟有我們現身說法，實地來輔助他，爲他服務，才能使受教的人，容易被我們感化。比方講，我們看見有年老的走路走不動，我們就去扶他，看見有推車的推不動，我們就去助他，看見小孩子沒有人照顧，我們就去照顧，並且愛護週至。看見什麼地方不清潔，我們就去代他打掃乾淨。這樣人家那裏會不感激我們，心悅誠服聽我們的教導，受我們的感化？同時也只有爲社會服務，教導感化一般人，才可以發生爲學的真效能。」

因此，蔣總統在「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所講：「訓育方法應從注重於啓發學員自愛、自反、自治、自律之習慣，避免被動的，強迫的執行紀律」。這句話對於訓育制度實是無比重要，而可爲訓育的最高原理。互助不只是人性的起源，而且是社會的起源。國父對個人與社會，即小我與大我的相互關係，已會說得很清楚。但

蔣總統在「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對此更有補充與發展，他說：「人類生存發展和一切進步，都是由於分工合作與協力互助而來，個人離了社會連帶關係，生活便不能繼續，生命亦無法發展。因爲孤獨的生存，在人類幾乎自始就不可能。一個人自出生以後，除父母懷抱提携劬勞教養以外，便無時無處不受親戚朋友先生以及社會上一切人的扶持教養。古人云「一日之所需，百工需爲備」！這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地說明個人對社會之不可脫離關係，從而表示社會對個人之有不可估量的恩惠。」

其次關於個人社會的互助教育，蔣總統在「如何加強官兵教育」演講又說：「一切教育與訓練都要養成合群的精神。講到合群，總理會說：「合群本來是人類的天性，低級動物如蜜蜂螞蟻，也有合群的本能，平時都能過着群居的生活，通力合作，各盡職務；如果遇到強暴來侵略同群的安全，他們就拼力抵抗，視死如歸。」總理這一段話，就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基本條件。……合群的精神從何表現，就是在於互助。凡是同志的生命，要視同自己的生命，團體的事業，要視同自己的事業。這就是無論在黨在軍，凡在一個組織，一個團體之內的就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這就是合群的精神。」實施這種通力合作與合群精神的教育不就是互助教育嗎？

當前，三民主義學者確想在我們新式教育制度中，把「全體教育」禁閉在「學校教育」之內的這種誤解糾正過來。所謂「教育全體」就是意指個人與社會互助教育，亦即互學共教的互助教育。所謂「學校全體」就是意指校內教師教育學生。前後兩種教育範圍的大小真是不可比較，如以「教師教育學生」的「學校教育」即爲「人群互學共教」的「全體教育」，那是無比錯誤的。社會形成與學校進步實基於互助及其教育，「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有關互助教育的各種措施，確可說明我國教育思想史的新動向。

最後，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不只人性起源於互助，社會形成於互助，而人類進化亦嚮往於互助。國父在「孫文學說」早就有「人類自入文明以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之提示。而蔣總統其後在「應如何達到革命的目的」演講中亦同樣認「我們人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條件在於互助，要使人類生活臻於完善美滿，必須充分發揮人類互助的精神」。然在民國三十八年，蔣總統講「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時，對於和平教育與戰時教育，就更有詳細的討論。他說：

「我這幾年來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我們若明瞭這一個意義，就不必有所謂平時教育與戰時教育的爭論……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緊張起來。」

「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爲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教育法令，都可以擋在一邊，因爲在戰時了，我們就把常有的青年無條件的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裏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裏，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

(14)

蔣總統的話是很值得注意的，但和平教育與戰爭教育在實質上究竟怎樣統一起來呢？蔣總統確認這就有待文武合一，智德兼備的六藝教育，亦即所謂軍國民教育了。蔣總統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曾說：「什麼是軍國民教育呢？就是中國固有的禮、樂、射、御、書、數這六種文武合一，智德兼備的六藝教育，而同時應該注重的是智、信、仁、勇、嚴五種武德的培養，一矯過去消沉的民氣，文弱的頹風。」

因此總括上述，在人性的起源上，互助教育乃歷來自律論與利他論教育之綜合。在社會的成長上，互助教育是個人本位論與團體本位論教育之綜合。再在人類的進化上，互助教育又為和平教育與鬥爭教育之綜合。尤在教育制度上，互助教育更為各學校，各學級團隊精神與自由創造之綜合。所以 蔣總統的三民主義互助教育哲學思想實為古今這類教育思想之最高造詣。

七、實現教育型範

總統對教育不只是講的，而且是幹的。蔣總統辦黃埔軍校，立下了如此不朽的偉績，就是他辦教育的一個最佳型範。國父在黃埔開學的時候說：『今天開辦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又說：『從今天起……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成立了革命軍，我們革命的事業，便可以成功。』其後不到半年工夫（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國父啟程北上，道經黃埔，蒞校巡視，看到了黃埔學生，均能忍苦耐勞，就嘆息地說：『在校學生能這樣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本黨主義。』由這兩段話不但說明了國父對黃埔軍校的期望，是要以該校作根本，來成立革命軍，更要把他的精神、生命、主義，都完全「血肉相連」的交給了該校師生，要以該校來作為國父精神生命的延續，這對三民主義的實現，與對中華民國的生存，當然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蔣總統辦理黃埔軍校教育無疑絕對成功了。但他究竟怎樣辦呢？千言萬語都難盡說，祇看他怎樣提倡「黃埔精神」，就可明白一切，同時亦可知道所謂「黃埔精神」同時就是中華民國的最高立國精神。依蔣總統意，所謂「黃埔精神」是什麼，「黃埔精神」就是「犧牲的精神」，「團結的精神」和「負責的精神」，這三者乃是相互關連，綜合成為整個的革命精神，他就是有主義，有思想，有組織，有紀律，有領導中心，而能百折不回，奮鬥到底的革命哲學。

蔣總統說：『總理在開學的時候，他期勉大家，要以先烈做模範，來捨身流血，他說：『先烈的行為，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家奮鬥。』又說：『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敵人的觀念，「生」才以為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所以 總理主張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去打一萬人，這種以一敵百

，「樂死的性質」，就是我們「犧牲精神」的根源。』

什麼是「團結精神」呢？總統又說：『總理當日在校中所頒給我們的就是「親愛精誠」的校訓，亦是當時所唱的校歌中「莘莘學生，親愛精誠，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典型」。「同學同道，以學以教，始終生死，毋忘今日本校」。這「親愛精誠」的精神，就是我們「團結精神」的根源。大家知道，凡屬革命軍人，不但事業是整個的榮辱是整個的，而其生命、歷史，都是整個的。所以同學之間不僅是要義共患難，而且是志同生死，這就是由「親愛精誠」所發揚出來的「團結精神」。』

其次講到「負責精神」，蔣總統曾指出：『總理在當時除時除了開學訓詞之外，特又頒給全校師生的一個手諭，這個手諭就成了今日的黨歌和國歌，其中所指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以及「客爾多士，爲民先鋒」——那就是要我們黃埔同學爲主義、爲民國、爲領導人民作前鋒的責任，而其「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澈始終」——那就是要我們黃埔同學對於實現主義，對於保衛民國，對於領導人民的責任，必須始終一致，貫澈到底的道理。再明確些說，我們革命軍人的責任，就是「以建民國」的責任，「爲民先鋒」的責任，亦就是「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的實現主義的責任。』

總統再說：『從以上所說黃埔精神的體悟裏，就可以認識我們革命軍人是對革命領導者中國國民黨的總理負責，對主義

負責，對革命負責，也就是要爲總理、爲主義、爲革命，而團結、而犧牲的。由於這黃埔精神的建立，我們才獲得了東江的勝利、北伐的成功，和八年抗戰偉大的光榮勝利』。

然在這裏，我們尤應注意的，就是蔣總統所說「黃埔精神同時就是中華民國最高的立國精神」一句話。這句話無疑是他對中華民國全體國民及其教育的最深期望。

八、進步教育功能

國父曾屢提示，革命的事就是求進步的事。革命須求進步，能求進步，在求進步。不過求進步的應用對象，或爲思想心理，或爲政治學術，或爲民族國家，有種種的不同。在教育哲學思想方面，我們都知道他常有許多理論，而這許多理論，尤其彼此對立不易調和解決。不過，總統的教育思想因有其最深厚的哲學基礎，故教育上一切這些對立，歸根到底，還是獲得調和與解決，發揮教育上最大的功能，而值得我們的注意。現試舉例如左：

第一、道德教育與科學教育之調解：依總統意，道德教育的重心在「四維八德」，科學教育的起點就在「窮理致知」，因此科學的對象在事實，在必然，在致知；道德的對象在至善、在當然、在盡性，兩者常相對立。

但智識與道德究竟不能偏重。對於爲道德內治工夫的「性理之學」，與爲智識外修工夫的「經世之學」二者不同，但我們已知，總統教育思想則要「合內外之道」。而其根本方法即在使由內發展到外的「力行」與「民生」之合一，使學校學生本身

(16)

成爲一社會生活，互相合作，得到共同經驗而向上進步。誠如是，真正的道德與智識，從此自可產生出來。

第二，精神教育與民主教育之調解：所謂精神教育「這就是我們固有的民族德性教育（註十五），亦就是教育史上中心思想的教育，至於民主教育，就是自治與自由教育，兩者在教育史上亦都會有長期的辯爭，問題又是看我們如何加以調和與融會貫通。

蔣總統教育見解，中心思想教育的本質是集體的知，民主思想教育的本質是個體的行。然而集體的「知」與個體的「行」，二者實相互爲用，和相互推進，故二者在原則上終可由對立而依存。而此則有賴三民主義的由行而知，與因知進行的力行學說，來做他們最高的指導原理。

第三、實用教育與人文教育之融和：這又顯爲近來教育哲學上所最急切融合調解的一種爭論。實用教育以功用爲中心，側重經濟價值、技能、效率、勞作服務等。人文教育以人爲中心，注重文化價值、品性、藝術、文學、禮節等。在實用主義者看來，人文教育常是士紳們的裝飾品，是消閒的教育。反之，從人文主義者看來，實用主義常是市儈們的御用品，是牛馬式的訓練。

總統教育思想怎麼說呢？它認所有人民生活需要食衣住行，亦需要育樂文化，如是就應使學生在人文教育中，有其實用價值的認識，而在實用教育中，亦有其人文價值的欣賞，然此實用與人文教育合一問題，實是內外合一與心物合一的教育問題，可由三民主義教育哲學予以解決。

第四、傳統教育與革命教育之融和：我國歷代學問，都有承統。但亦都有其學統。如西漢漢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都是學統。都應加以尊重，尤其是我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的正統思想，更應努力發揚。總統承繼國父的三民主義革命，是求破壞，亦求建設，是用武力，亦用學問，故亦承繼國父決志建立一種人爲進化的革命學，由哲學、科學與兵學，求得人類進化的道理，以爲我國革命的根據，當爲我國近百年來學統的重建。如果有成，則其影響國家文化，將必至爲鉅大，垂諸無窮。

至說到各級教育本身應有之功能與革新，蔣總統於民國五十七年專對行政院嚴兼院長手令各項，則最可注意。他說：

「教育實爲復國建國之根本。予在「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中，對教育問題，即已有所提示。予以爲不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各方面，須求新求行，而教育方面，尤應求新求行。蓋惟有能新能行——日新又新、實踐篤行——之教育，而後始有能新能行之政治，與能新能行之社會與國家。吾人過去之教育，即唯知抱殘守缺，靜止不動，故學校每被人譏爲「書癡的工廠」，教育被人譏爲「靜態的教育」而「不是活的教育」。

此次國民基本教育的延長，不僅須視爲國民教育水準之提高與擴充，而尤應視爲整個教育重建與革新之起點，至望教育部

(17)

於此作始之際，能根據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教育思想，澈底檢討自民國以來之教育政策、教育制度、與教育設施，以「另起爐灶」、「重整山河」之精神，殫精竭慮，從頭作起，使今後之教育，成爲生動活潑的教育，並使此能新能行之教育，成爲一切知恥知病、求新求行之張本。以下各點，特提供作爲研究整理教育政策、制度、設施之初步參考。

「國民小學教育，應以倫理教育、生活教育爲主。」

「國民中學教育，應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與職業（技能）教育爲主。」

「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教育，應開始着重科學教育、服務教育、管理教育，加強建教合作，手腦並用。」

「大學教育，應以科學教育爲第一，更以變化氣質、重視民族文化爲優先。務使自然科學教育既能突飛猛進，而一般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本國語文與史地教育），亦能平衡發展。」

「今日大學教育，其課程名目雖多，但內容不够充實，更無一套以三民主義爲中心的建國思想之大學用書，據聞每一課程之講授，皆由教授自定，於是在同一學校內，同一課程，不特解釋各異，而且思想紛歧。教育部應即突破一切困難，從速編訂一套以三民主義的精神爲體系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以及三民主義的理則學與思維法則……以確立三民主義建國的教育思想，蓋個人學術思考，可以自由，但學校教科書，必須完全統一。予認爲大學教育，對於民主與科學，自應特別注重，但民主與科學的教育，必須以民族倫理教育，爲其基礎，爲之中心，而後此二者，方能發生其學以致用之功效，對國家乃能有其貢獻，這樣民主與科學之教育，方不致落空。」

總統又說：「——我國教育制度，以夏、商、周三代，爲最完備，故史稱「三代之隆」，其教育制度，爲七、八歲，即皆入小學，及至十五、六歲，凡其民之後秀者，乃得選入大學，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與格物、致知之學。此即庠序學校，大小之節，課目之別，因其資質性向適應之所以分也。而其所以爲教，則皆本乎其躬行心得，而不求之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盡其力，此古代之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實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效，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

「其實今日西方教育制度，無論其爲八年或九年之小學制，與分科分目因材施教之大學制（政治、社會、軍事、科學、外交、文法、哲學、語文科系之分設），無一不與我國古代小學大學制若合符節。而今日我國教育制度，却只知摹倣西方，而對於我國小學教育，特重倫理秉彝，涵養品性之優點，爲西方所萬不能及者，反皆以爲不值一顧，豈不可怪？予爲此說，並非提倡守舊復古之意，而且對於西方教育之菁華及其現代之方法與技術，必須努力吸收。取其所長，補我之短，且須積極研究考查，不斷改正，以求進步。」

「但對我固有教育考試之優點，尤其民族之倫理——先聖之哲理——的珍貴遺產，不僅應加以保存整理，且須使之發揚光

(18)

大，自不得棄如糟粕，甚至根本反對——如今日大陸之共匪，唯恐毀滅之不及，此則決非我愛國家、愛民族的國民之所忍爲者。——今日吾之所言，惟欲使本國學人追本溯源，因知今日西方優良之教育，並非爲其新奇與專有，乃早爲我國所習知習行，而不可數典忘祖而已」。蔣總統這種教育的遠大指示顯然是絕對需要的。

九、救國教育目的

總統在最近發表的「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一書曾表示過「我們今日當務之急，無過於復國建國」。同時「復國建國之能否成功，就完全寄託在教育成敗得失的上面」。

怎樣說復國實難離教育而有功呢？那就因爲「我們反攻復國這一場戰爭，是以主義爲前鋒，以武力爲後盾的戰爭，所以加強三民主義文化、教育、思想的領導，實爲刻不容緩之圖」。

怎樣說建國決難離教育而能進行呢？那就因爲「要造成新的國家，先要建立新的社會，要造成新的社會，先要建立新的鄉村，要造成新的鄉村，先要建立新的人民，要造成新的人民，先要建立新的教育」。

因此，他說「今後救國之道，莫急於教育，所以教育界對於今後救國責任之重大與地位之重要，實無以復加。……今後反攻大陸，一切都待我們去努力，尤其教育問題更值得我們特別設計和實踐」。

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澈底留意這裏所言「現代化的教育建設」的意義。「現代化的教育建設」固非自由主義化的，或共產主義化的一種教育建設，亦非孤立進行，或漫無中心的一種教育建設。反之，「現代化的教育建設」實是三民主義化的，而又是與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絕不相離的一種教育建設。

現代化的政治建設在求全國人民「有組織的民主，有紀律的自由」，並「強調守信、守法、守分，以養成民主自由的實質」，這與現代化的教育建設是同樣而共貫的。

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在生產方面，「提高生產技術，以求生產能力之增加」，在分配方面，「貨盡其業於地，而力不必爲己」，在消費方面，「滿足食衣住行育樂的民生需要，並同時養成國民勤勞、節儉、樸實的傳統美德」，這也與教育建設一刻不能離的。

說到現代化的社會建設，人人爲我，我爲人人……「是以家庭學校爲起點的。在城市中應特別強調守法、守分、自重、自愛的公共道德教育……在農村中則應特別注重衛生、清潔……農業指導的社會措施」。推廣社會公益事業，促進社會進步。這又與教育建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至於現代化生活的目的，「乃在發展人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在道德的實踐，義務的履行，知能的發揮，群己的辨別中

(19)

，亦就是在國家社會自我的發展與貢獻之中，使人人有機會，人人有成就，人人有其美滿的人生」。那與教育建設當更混合為一了。

但是我們現代化教育建設的目的，尤應在於闡明「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嚮往與旨趣，而其最高標的則在三民主義中心思想之把握與發揚。

民國四十八年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舉辦第六次全體會議，總統親臨會議致訓，曾經明顯的說：『教育乃復國建國的根本之圖，貴會設計即應以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主旨方針，和實施方法為第一要務』。他又說：『三民主義教育最基本の方針：第一是要發揚人類固有的民族精神，亦即是首先要恢復我們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第二者要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要解除一切心靈、思想的禁錮，激發天然的良知良能。第三是尊重個人人格的尊嚴，並尊重一切人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他這番話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切望我們今後要「特別對實踐三民主義來致力」，亦更從加強三民主義的思想教育來着手，因為只有如此，才可消滅以人作物的共產主義，和挽救大陸同胞的人性尊嚴。

然而怎樣去着手呢？我們都知：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及其最基本方針二者之關係，都是人的關係，第一項「恢復民族傳統倫理」，就是主「人倫」（人文），第二項「發揚人類固有德性」，就是明「人性」，第三項「尊重個人尊嚴」，就是重「人格」，而其整個基本方針，就是倡「人本」。

人為萬物之靈，有心亦有物。但人類所以異於物類，絕不在他的身體，而在他的精神。人應以精神為主，身體為從，故三民主義教育思想，自應以人性，人倫（人文），與人格的教育為起點，為進程，與終點，而三者亦全為人本思想所涵蓋。

我們五十年來，常倡三民主義教育，以期「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那種教育理想確是無比偉大的，但仍缺乏着手方法，我們此時的人本教育思想，即可為現代化教育建設着手的方法。

共匪的崩潰滅亡，指日可待。我們對復國建國的勝利，實具無限的信心，然信心根於信仰，同時信心亦足以堅定信仰。故信仰信心，二者不離。

因此 總統在五十年演講「革命基本戰力和基本工作」時，曾告訴我們說：『當然我們的信仰是三民主義。我們的信心，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以三民主義對萬惡的共產主義。』

「我今後的努力，就是絕對勝利的信心之固執和實踐。我們有了這個信心的固執和實踐，就能產生創造力和責任感，亦就是我們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張本」。當然亦就是「現代化教育建設」的指針。

(20)

十、救人教育信仰

三民主義不僅救國家，而且救人類。蔣總統在民國五十二年發表「黨員總登記的意義和黨革新的要務」曾云：『今天世界局勢的混亂，國際環境的複雜，業已到了微妙莫測，不可想像的地步，然而大家也可以認定，無論世界局勢臨到怎樣陰謀權術，變化無常的地步，但其最後澄清的途徑，必不能越出於我們三民主義時代主流之外。今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流弊，特別是共產主義的罪惡，正成爲人類的浩劫，成爲戰爭、飢餓、死亡的魔咒。根據人類的發展和要求，只有三民主義才是人類自由幸福真正的，唯一的出路，亦是唯一的結局。不但今天二十世紀，是三民主義的世紀，今後世界也是三民主義光輝燭照的世界』。

總統在民國五十三年「反攻復國的準備，機勢與戰力」中又說：『大家知道，所謂共產主義業已成爲人性的覺醒，人權的祈求，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所否定。而俄共四十多年來的經濟破產，匪共十五年的血腥統治，以及其「修正主義」、「冒險主義」的決裂，正替共產主義敲響了喪鐘。而法西斯主義，在政治意識上，不啻是共產主義極權、奴役、侵略的草圖，爲歷史留下污辱，爲共產主義做了死亡的先驅。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也無復十九世紀的面貌，由於其制度與手段的改變——還能維持其一時的現況，比如社會安全制度的實施，勞資對立的消失，也使共產主義失去了攻擊和鬥爭的對象。今天世界的人們，幾乎已經全部明白；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屠場；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墳墓；而資本主義，也已經鑽進了牛角尖中。只有我們三民主義，才能真正的爲人類指出一個新的方向，描畫出繁榮的遠景，使人類免於匱乏、免於鬥爭！試問共產主義，這道撕裂邪惡魔咒，他抵擋得住人性的覺醒，抵擋得住我們二十世紀三民主義的主流麼？』

但救人類的教育離不開救國的教育，救國的教育則離不了共同的信仰。因此 總統在「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中就鄭重肯定的說：『今天我們反攻復國這一場戰爭，是以主義爲前鋒，以武力爲後盾的戰爭。所以加強三民主義文化，教育與思想的領導，實爲刻不容緩之圖。但是我所指的三民主義文化教育，不是說在大中學校必需設置三民主義的科目而言，而是要以三民主義的思想精神，完全融合於每一學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種學術課程之中；而且所指的三民主義思想領導，亦並不是說只要探討研究其理論體系，就是滿足了的，而是要研究如何以我們民族主義的倫理精神，民權主義的民主精神，民生主義的博愛精神，來號召全國同胞，喚醒全國同胞，結合在本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一致的消滅共產主義，重建我們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三民主義教育就是救國的教育。三民主義救國教育要具備怎樣特質的教育，纔有救國的力量呢？最根本的一個大前提，就是要有共同的信仰。如果一國的教育沒有中心信仰，就不能造成一個立國的中心力量；國家缺乏了一個所賴以獨立生存的力

量，就不成其爲一個國家。其結果，必然要受國際競爭的淘汰！所以我們簡明扼要的說起來，一國的教育問題，不只如何增進一國國民的知識能力道德健康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如何建立一國國民的共同信仰問題。總理所說：「有了信仰就產生力量，……有了力量，便可救國」，就是這個道理。大家就要明白教育的究竟是什麼？教育的究竟就是一種國力，而且是國力之中的原動力，所以我們要建立一種救國教育，首先就要確立一國共同的信仰。』

蔣總統在「救國的教育」演講中又說：『我們要樹立教育共同的信仰，第一、就要確立一個中心思想，有了中心思想，才能够發生共同的信仰。……換言之，就是全國國民要真心誠意信仰三民主義，要團結一致來奉行三民主義，這就是我們全國所應有的統一救亡的中心思想，也是我們現在要救亡圖存所必由的不二法門，試問我們的教育離了這個中心思想，我們救亡工作離開了這個不二法門，還能够發生什麼效力，還能够達到救國的目的嗎？』

『第二，說到教育要有信仰，還有最緊要最近的一點，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無論是學生或是部屬，對於教師或上官，要有全人格的信仰，這是救國教育唯一的要素，也是救國教育的先決條件。如果先生不能使學生信仰或上官不能使部屬信服，那這種教育的效果等於零！不僅不能發生救國的力量，而且要生出許多的流弊，反而增加國家意外的困難，阻碍建國救國的進行。……可惜這個道理雖極淺顯平凡，但是一般負教育責任的人很少能够注意做到，遂致「師資不立」「師道不尊」，形成教育界弛懈散漫輕浮凌亂，矛盾衝突種種毛病，爲民族復興前途最堪焦慮的一個隱憂！』

『第三，我們要建立一種建國教育，除上面所說的要有共同的思想，以樹立共同的信仰，要自立健全的師資，以發揚神聖的師道以外，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對於事業還要有堅定的信仰。換言之，就是要有熱烈強毅的事業心。有了這稱熱烈強毅的事業心，我們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情，就不怕困難，不怕艱險，能够鼓舞興奮，持久努力，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古人所說：「建國必以教學爲先」，又說：「作之君、作之師」，這は一定不移的道理，我們中國歷代的盛衰興亡，沒有不是由於師道的隆替，而其建國首功或亡國大罪也沒有不是要歸之於一般爲教師的！有人說宋代之亡，起於洛蜀派之爭，明代之亡，實於東林意氣之爭，這個舊日士大夫對於國家興亡可以不問，而個人意見不肯消除的惡劣根性，我們一般教師學者，更應引爲殷鑑，澈底排除。千萬不可重蹈覆轍，拿國家利益來殉私人的意氣，作千秋萬世歷史上的罪人！我們再看鄰邦甲午年戰勝滿清以及其後之戰勝帝俄，與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德國的打敗法國，都是由於他們教育的力量，而要以一般教職員特別是中小學教員第一功。』

『大家今後務必要把握這個建國救國的大好時期，堅定事業的信仰，貫之以精誠，持之以恒毅勤勞奮發，沈着苦幹！我們主持一個學校，就將這個學校辦好，我們主持一個縣的教育，就要將一縣的教育辦理完備，然後再由一縣以推及於一省，由一省以推及於全國，使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能够確實的建立起來！我們人人要有此自信，辦好救國教育。』達成救人教育信仰。

(22)

結論、三民主義教育哲學主流

總括上述，蔣總統認為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是應該成立的，而亦可以成立的。三民主義教育哲學固有教育行動來實現各種主張與計劃，亦有他自己一種哲學（例如力行哲學與民生哲學）來做理論基礎，從而完滿地解決教育上的根本問題。

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既是一種新的教育哲學，他對教育問題當也有極新的見解。三民主義教育哲學的新見很多，現要指出其一貫的思想體系如下，以供參考。

第一、三民教育哲學認教育是人類的事，是人類發展的事，尤其是人類由力行而發展的事。但人類教育的發展過程，却不僅是人類生活連續不斷的發展變化，而實是人類生活連續不斷的向上變化，故教育可說是民生的力行，也即生活的向上。本文的「引言」以及第一、第二節正略說明了這種看法，而指出了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是什麼」（What）的問題。

第二、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所研究的，不限於有形學校教育的設施，目的原理與方法原理之探討，而要把教育看作人類人生長過程與社會成長過程之無限關係，並且可在人格生長和社會成長的過程中，探索他們生成發展的一般關係與必然法則。本文第三、四、五節即略說明了此種觀點，而描繪出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怎麼樣」（How）的問題。

第三，三民主義教育哲學不僅注意研究人類身心發展的各階段及其特徵，尤要注意探索人類整個教育發展過程的起點和動向，自然和理想，從而要澈底明瞭人類整個有機發展的方向及其進行程序。本文第六、七、八節，即略說明這「何來去」的問題，亦即「從何而來」與「向何而去」的過程（Process）問題。

第四，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明認三民主義教育纔是人類教育的「正本源清」，不僅能與古今教育哲學比較長短，而且實證其能迎頭趕上，與後來居上。本文第九、十兩節和「結論」即在說明這「為什麼」（Why）的問題。

蔣總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思想，不祇有「教育全民，力行民生，使能立志合群，實現進步，以達成救國家救人類」的一貫主題，而且比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教育哲學思想，還有其更大的創性，與有更高的價值（註十七），現更加以說明。
 （一）有關人類先天性與後天環境的問題，民主主義教育哲學在揭示教育的時候，是從兒童具有特殊的思想，天生的興趣和意義之潛意識與潛隱形式等等為出發點的。因此在教育上，個人的素質，看得甚為重要。反之，共產主義的教育哲學，「根據關於存在和意識的唯物主義學說，認為兒童不具有特殊的思想，天生的興趣和潛意識與潛隱的形式。兒童的思想表象、概念、興趣，是在社會的條件影響之下，首先是他們受的那種教育的影響下形成起來的。」（註十八）

從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看來，上述兩種爭端無疑是人的先天力量與後天力量之爭，也是遺傳力量和環境力量之爭。其實這種爭端由來已久，決不是單純的幾句話便可判定是非，顯然所謂遺傳是包括有機體在個體存在之初，所已有的各種因素。所謂

環境則是包括一切胎內的、體內的和體外的，對個體發生影響的因素。所以遺傳和環境的影響，實在無法分開來，因而遺傳與環境絕不能各有所偏。人類受教是一種可能性，此種可能性是來自遺傳的，但此種受教可能性的發展，一方因受生理的限制，他方亦受社會環境和社會傳統的制約。

在教育上我們不能太過注重兒童特殊的思想與潛隱的意識，但在人類方寸之間亦不能完全否認他們確有其理則的感覺。同時也不能否認他們各人的天賦之不同，正如一樹各葉之不同。在別方面，我們既不能否認一樹一葉，都有其不同的生機與形態，所以兒童教育的研究自不能只顧社會歷史影響的條件，而完全忽視他們各種天賦的本能，否則就必犯有偏差。（註十九）

（二）有關人類內外根源的問題

這亦是教育上最重要的問題，民主主義教育哲學要從心理學、倫理學、政治學、哲學及其他思想概念中引申出教育的目的和本質。這所謂學理指導事實。反之，共產主義教育哲學則將教育理解為一種由歷史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的經濟條件所引起的客觀過程中來進行研究。教育的發展和發生首先決定於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和決定於他的經濟制度。這裏就是事實決定學理，亦即存在決定意識。

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顯然是跟他們不同。總統認教育之發生純在於人，出於人類的求生存，是自然的而非強迫的。因無論個人或社會，莫不欲維持其生存與發展其生存，如此則皆不得不求學習（從個人說）或保存（從社會說）其有用的現在經驗，而受授其價值，並以為將來新價值創造之基礎。此種求生存之意志，無疑即為人類教育的根源。這是屬於心理的，和生物的因素一方面。（註二十）

但此外還有社會的事實因素，即社會常若一已成熟者，處在教育者地位，而個人常若一未成熟者，處在受教育者地位。故人類教育的根源，乃來自人類生存，固非偏於唯心或唯物，亦非偏於個人或社會，而是內外並存和以人為本的，其理由即在於此。唯有「如此，我們的教育才有實效，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够獨立生存」（註二一）

（三）有關政教關係的問題：依照三民主義人本教育思想，教育是在養人，政治是在成物，教育與政治二者，絕非孤立無關，而是相輔為用。民主主義者認為教育為生長的歷程，可離開政治而講教育，離開成事而講養人，顯然是不對的。但教育亦不能像共產主義者所言，純為經濟的產品，與政治的工具，實則政治透過教育之養人以成事，正如教育透過政治之舉事以成人，政治與教育彼此互為工具而不分。教育的最高目標，便是政治的最高目標，教育的中心思想便是政治的中心思想，今後教育如要發展其功能，就必須處處與政治相輔為用。使人與事，互相推進，同時按照我們立國建國最高理想的三民主義來實施（註二十二）總統這種人本教育的哲學思想確是富有理由的。

（四）有關人類創造智慧與團體力量的問題

民主主義者極端重視教育，這因他們確認教育為階級鬥爭的平衡者，解決窮富階級問題的最後方法，所以只有憑賴教育。並非因其能够防止階級的鬥爭，而是認教育確能由智慧發展而創造人類無限新的

(24)

財富，而此新的財富是任何前人所未有，和所未知者，反之，共產主義者認為「教育和教育學理論在人類發展的整個歷史時期，過去和現在，都是在階級鬥爭中發展的。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教育即不能不有階級性。因此工人階級所最心焉嚮往的所謂綜合技藝教育，決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實現，只有：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得政權以後，才會在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使綜合技術教育在工人學校內佔得位置。」（註二十三）

從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看來，上面兩說都有其理，亦各有所偏。此所以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要有軍訓、訓政、與憲政三個時期。國民革命首先領導民眾，推翻暴政，然後教民行使政權，厲行建設，最後則還政於民，使臻自由平等博愛、與民有民治民享。依總統意，三民主義教育所以不同民主主義教育與共產主義教育，即在三民主義教育主體上不偏於個人的或階級的教育，而是全民的教育，內容上不偏於智慧發展的或綜合技藝的教育，而是文武合一的教育。

因此，三民主義教育哲學實有異於民主主義教育哲學，與共產主義教育哲學的特徵，此即在他能根據三民主義的力行哲學與民生哲學，及其心物合一哲學的一貫原理，澈底消滅教育上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主觀學理與客觀事實，獨立發展與整體聯繫，創造智慧與團體力量的種種對立，而成爲人類教育學術最大的主流，這正是人類教育歷史的光輝。（註二十四）

本文附註

- (註一) 行的道理。
- (註二) 社會建設與民生哲學之要義。
- (註三) 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
- (註四) 建國的行政。
- (註五) 為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註六) 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
- (註七) 救國的基點。
- (註八) 革命的教育。
- (註九) 同（註六）。
- (註十) 研究國父遺教結論第六講。
- (註十一) 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
- (註十二) 軍事化教育。
- (註十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一章第三節。

(25)

(註十四) 為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

(註十五) 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

(註十六) 救國教育。

(註十七)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施程序。

(註十八) 人民出版社蘇俄波恩甲彼夫賽「教育學」十二頁。

(註十九) 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

(註二十) 同註(十四)。

(註廿一) 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

(註廿二) 建國的行政。

(註廿三) 馬克思「資本論」一卷九七頁。

(註廿四) 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之關係。